

清儒學案

世章



卷貳

清儒學案卷六十九

天津徐世昌

謝山學案上

謝山爲學私淑南雷精治經史博極羣書尤熟於明事凡
永樂靖難忠賢璫禍東林始末唐桂遺聞皆能抉其隱微
平生留意鄉邦文獻於明季里人之死難者必爲之辨誣
徵實作碑志銘傳以存其人數百年來浙東學派以重根
柢尙志節爲主南雷開其先萬氏繼之全氏又繼之風氣
綿延迄今弗替其效遠矣述謝山學案

全先生祖望

全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鄞縣人四歲就塾受四子書諸經便
能粗解章句八歲於諸經外兼讀通鑑通考諸書十四歲補諸

生十六歲能爲古文討論經史證明掌故雍正七年充選貢次年入京師上方望溪侍郎書論喪禮或問侍郎異之旋舉順天鄉試李穆堂侍郎見其文曰此深寧東發後一人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是春會試先成進士改庶吉士不再與試時桐城張文和當國與李侍郎不相能並惡先生先生又不往見二年散館寘之最下等歸班以知縣用遂不復出方詞科諸人未集李侍郎以問先生爲疏記四十餘人侍郎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慚韓退之哉先生性伉直旣歸貧且病饔飧不給人有所餽弗受先後遭父母喪服闋吏部催赴選有司以爲請先生謂二服並及當服五十四月今雖遵例除服而心喪有未盡辭之心喪劄子答鄞令其實先生本無意出山也主蕺山端谿書院講席爲士林仰重二十一年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爲學淵博無涯涘

於書靡不貫串在翰林與李侍郎共借永樂大典讀之大典共
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取所流傳於世者置之近世所無而
不關大義者亦不錄但取欲見而不可得者分其例爲五一經
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藝文每日各盡二十卷時開明史館復
爲書六通移之先論藝文次論表次論忠義隱逸兩列傳皆以
其言爲遯生平服膺南雷南雷表章明季忠節諸人先生益廣
修枌社掌故桑海遺聞以益之詳盡而覈實可當續史南雷宋
元學案甫創草稟先生爲之編次序日蒐采輯補編成百卷又
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紀聞皆足見其汲古之深又答弟子董
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爲經史問答十卷
晚年定文稟刪其十七爲鮎埼亭文集五十卷史夢蛟所刻僅
三十八卷跋謂疑傳鈔多闕又外編五十卷乃董秉純所編二

種與經史答問及詩集合印今所通行又著有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漢書地理志稽疑公車徵士小錄續甬上耆舊詩

天一閣碑目句餘土音諸書

參史傳年譜

文集

辨錢尙書爭孟子事

秀水朱檢討彝尊嘗以錢尙書爭孟子事爲虛特懸疑太祖不至武斷如此而已同里萬隱君斯選攷之則更密矣萬氏之言曰南太常寺志及翰林故牘載洪武五年國子監將丁祭上曰孟子不必配享其年臘月上曰孟子有功先聖今後仍復之是孟子固嘗罷享然不因公言而復一疑也典故輯遺載上讀孟子怪其對君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時將丁祭遂命罷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復之是孟

子幾至罷享亦不因公言而復二疑也實錄命修孟子節文在
洪武二十七年嘉靖寧波府志載之二十三年卽果如府志之
年而公以四年卒於壽州亦不及修節文之事三疑也成化府
志不載至嘉靖府志始見之四疑也萬氏所疑如此則尙書事
宜若不足信者然是說也成化楊氏之志不載而天順黃氏之
志則載之

謂南山
僉事

黃氏集中且有詩以紀其烈故其孫作閒中

今古錄亦載之黃氏生洪武是猶去尙書不遠且成化府志雖
不特載公傳而未嘗不載黃氏之詩則亦自可互見李氏四明
文獻志亦載之是皆出於嘉靖張氏志之前未可盡以爲誣也
以吾攷之罷配享與修節文原屬兩事罷配享在二年臥棺絕
粒以爭之者公也修節文在二十七年力詆劉三吾爲佞臣以
爭之者連江孫芝也天順黃氏之志系公事於二年是已而并

修節文亦連舉之是混後事於前事嘉靖志則以罷配享屬之二十三年是混前事於後事不知兩案之爲兩人也太常志諸書以二十年爲五年猶嘉靖志以二十七年爲二十三年也諸書不載公諫猶孫芝之事亦僅見於國史惟疑而他書不載也蓋史事固有當參考而始完者若竟以爲無有則黃氏非欺人者至若太祖之武斷則不必諱亦非後人所能諱也近見錢氏家傳謂公卒於二十七年意欲與實錄相應則又誤矣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不甚了了自吳會稽典錄以下異同紛出鄱陽洪文惠公雖辨之然尙未覈也作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前漢會稽之境西部治錢唐東部治鄞而東部不見於班志幸宋志見之兩越旣平增置回浦治二縣而以南部治回浦東漢

既分郡畫江爲界則置西部於太末而東部治章安南部治侯官本自劃然李宗諤圖經謂文帝時都尉治山陰元狩中始移錢唐然則漢初祇一都尉治山陰其後分爲東西部乃移山陰之治於錢唐而以山陰隸鄞爲東部足以補班志之遺若通典謂前漢西部已在婺女

卽太末

則大誤也獨回浦治二縣最爲舊

史所混亂班志於治縣云本閩越地以見回浦縣爲甌越地也晉太康記章安縣本鄞縣南之回浦鄉漢章帝立今由象山以至台州之臨海一帶正值鄞之南土是前漢之回浦而東漢改名爲章安者洪文惠謂回浦在西漢已置縣不應是時尚稱曰鄉不知分合升降各有其時蓋省縣入鄞而爲鄉章帝又置爲縣耳蓋前漢時立二縣原以統兩越遺民回浦在鄞南以統甌越治又在回浦之南以統閩越而南部治回浦以臨之自司馬

彪誤以章安爲治而張勃遂以東漢之臨海

即章安

侯官二尉皆

治所分沈約劉昭疑不能決通典竟以勃言爲據夫使章安即

治而自章安以至侯官皆治所分則前漢之回浦所蒞何土不

僅如六朝空荒諸縣有土無民也故文惠以爲續志有闕文當

云章安故回浦侯官故治則於地理之沿革得之矣

按今會稽第十四縣

曰東部侯國乃誤文蓋原文是東侯官三字見沈志東侯官之名始見此

吳地記云漢以東甌爲回

浦光武名章安此可以證章安之爲回浦也晉志云東治後漢

改爲侯官此可以證侯官之爲治也圖經既知章安本是回浦

而謂前漢之東部已治治則亦因沈約志中以章安爲東部故

有此訛文惠又疑前漢回浦恐非南部不知東部在鄞則南部

當在回浦至東漢畫江爲界而後東部徙章安耳太平寰宇記

於臨海則謂本回浦而後漢改爲章安是已於永嘉又謂本治

而後漢改爲章安何其自相背戾乎是皆由續志沈志而誤也然愚考會稽典錄引朱育云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會稽而立東部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又徙句章則其誤在司馬彪之前矣夫東部之治鄞當在回浦未闢之先旣誤以回浦爲治又誤以回浦之南部爲東部而東部之鄞反自治徙眞無稽也至今奉化象山之間有鄉名回浦蓋漢之舊也何物毛生妄爭以爲蕭山之西境則益誕妄之尤欲取前志續志晉太康志宋志吳錄吳地記太平寰宇記隸釋等書盡抹殺之減去二千年來會稽之一縣以成其鄉里之私蓋不必置喙者

昆明池考

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吾以輿地考之昆明爲今

雲南之大理府滇爲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蹻之後世爲國王卽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爲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於是發使滇國滇王爲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迨兩越旣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鑑唐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昆彌卽昆明也時有西彌河蠻東彌河蠻通名昆彌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雲南府之滇池亙古以來未有移也昆明尙在其西南相去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卽以昆明名誤矣且以事情言之滇王未嘗得罪於

漢漢無故圖其地理而欲伐之無是理也以軍行之道言之漢若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於滇更必不可信之說也予疑此久矣但未得其證以實之偶讀杜岐公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彌川漢武帝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彌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險厄爲迤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卽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穹縣罷谷山匯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寧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懼請降鮮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洱河是洱河者大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募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

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之廣然昔人有事於南中未有以爲戰地者而況乎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也予又考唐嶲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卽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爲昆明無可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唯昆明異牟尋旣取昆明遂食鹽池徙洱河七種蠻吐蕃以兵八萬屯昆明爭之韋臯圍之不能克則昆明之險可知也若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於姚嶲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譌九徵戰勝於大理不應建柱於千里而遙之滇池獨怪自遷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岐公之言莫

據之以正舊史元段世之答梁王曰若欲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豈知夫西洱河之本爲昆明池也作昆明池考

蘇子瞻曰南詔有西洱河卽牂柯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愚以爲昆明轉而爲昆彌昆彌分而爲東西彌彌又轉而爲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也以爲牂柯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畫界而後不知天南事跡之詳故耳

戡黎說答東潛

所示西伯戡黎之說敬聞之東潛才氣極高又有圖籍足以佐之故應一時無抗手者然而微嫌其好立異也夫先儒豈不讀左傳竟不知東方之別有黎國乎然而文王則固西伯也西伯則專征賜履祇在西方之國而謂兵力所加不難集矢於淮徐之間則侵東伯之任矣是故文王伐密伐崇不過河北至於戡

黎則已渡河而東矣然而猶屬西方之國也唯其已渡河而東故祖伊懼而奔告而況渡孟津越朝歌逕從事於東方其可乎東潛巧於立言以爲黎已叛紂故文王爲紂討之則又大不然據左傳謂東夷之叛紂也以黎之蒐則是東夷叛非黎叛也紂尙能整其六師以蒐於黎其無待於西伯之戡明矣若謂紂之力已不足以及黎而待文王之戡之乃戡之而東夷仍叛則西伯之力亦不足以加於東夷而服事之至德衰矣況文王爲紂戡黎是正紂之所仗也何以祖伊從而恐之而殷從而咎之此雖欲幹旋而善爲之詞而勢必不能者也若夫東方之黎本無確地所當闕之東潛欲以齊之犁邱當之則益非愚之所敢信者大抵解經而好異必爲經之累敢言之

喪主喪孤辨

喪無二孤是不易之禮也孔子之答曾子以爲季康子之過是非孔子之言也衛靈公弔桓子喪而魯哀公爲之主是卽喪服小記所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是喪主也非喪孤也禮固有尊長爲喪主而喪孤弗豫者此之謂也豈有哀公而爲季氏喪孤者是妄人之言也康子之過以其但應哭踊不應拜稽謂之誤行喪主之禮可也謂之非喪孤不可也而謂今之二孤自此始則誣矣吾故以爲非孔子之言

姑姊妹夫喪主辨

雜記姑姊妹夫死而無兄弟使其族人主喪妻黨雖親弗主其說是也婦人外戚必得同姓之屬爲主也其云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又無則里尹主之謬也呂坤謂外戚之親尙有服鄰里於死者何有焉是拂情也故萬斯同謂下文或人之說妻黨主

之而附於夫黨者當爲正禮按朱子已謂從其宜而祀之別室未爲不可則固無可疑矣顧炎武謂聖人已豫防後世有如王莽楊堅之徒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則附會之甚若以竄奪言之兄弟未嘗無此輩也族人亦未嘗無此輩也卽非親非黨之臣下亦未嘗無此輩也防之且不勝防將若之何

子夏易傳跋尾

子夏易傳唐開元中曾詔列於學宮同帖正經以試多士劉知幾爭之曰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傳至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隳刺豈非後來假憑前哲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詔下儒臣集議司馬貞等以爲七略有子夏傳不行已久苟勗中經簿四卷隋志梁時六卷今二卷則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